

中国文库

· 文学类 ·

北京乎

——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
(上)

姜德明 编



中国出版集团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中国文库

文学类

1

北 京 乎

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

(一九一九年~一九四九年)

(上)

姜德明 编

中国出版集团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乎：1919年～1949年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/姜德明编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5.1
(中国文库)
ISBN 7-108-02224-9

I. 北… II. 姜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4745 号

责任编辑：杨 进

整体设计：翁 涌

责任印制：董文权 李 博

北京乎

Bei jing Hu

姜德明 编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
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：100010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24.375

字数：460 千字 印数：1-4500

ISBN 7-108-02224-9

定价：40.00 元（全二册）



作者像

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（1）哲学社会科学类（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）；（2）史学类（通史及专史）；（3）文学类（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）；（4）艺术类（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）；（5）科学技术类（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）；（6）综合·普及类（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）；（7）汉译学术名著类（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）；（8）汉译文学名著类（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）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

编辑委员会

顾 问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东生
李从军 宋木文 徐惟诚

主 任：杨牧之

副主任：聂震宁

委 员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丁一平 丁亚平 艾 东 龙 杰 卢锡铭 田胜立
边彦军 吕建华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玉 刘国辉
杨德炎 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张伟民
张树相 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胡守文 郜宗远
贺圣遂 贺耀敏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赖德胜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 任：聂震宁

副主任：刘国辉 宋焕起

成 员：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殿利 刘晓东 孙延凤 李 岩 李师东

李济平 陈有和 汪家明 程大利 管士光

出版编务组：

陈鹏鸣 仵永成 杨 静 蔡增裕 李红强

孙 牧 乔先彪

姜德明

编者的话

—

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时的印象。

那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第三个年头,当时还叫北平。

火车到了东便门,车窗擦着城墙过。剥蚀的城砖布满岁月的风尘,城头长满了杂草,确是一幅破败的衰城景色。然而它仍然唤起我对这座古城的向往,心头蓦地升起崇敬之意,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皇家的威严,而是对于我们的历史、民族和文化的一种骄傲感。

一出前门车站,箭楼和正阳门那么雄伟高大,我站在底下显得多么渺小。是的,那时我不足二十岁,真的是仰望它。我惊愕地望着众多的城楼,长长的官墙。



这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座大城。

箭楼下面布满了饮食摊。我找了一个稍为清洁一点的卖豆腐脑的摊子，坐在小板凳上，刚端起碗来，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围过来五六个少年乞丐，一个个向我伸出了肮脏的小手。快四十年了，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那褴褛的衣衫，那菜黄色的饥饿的脸。

这就是我们的大都，这就是我们大都的子民吗？

我到沙滩的北大报了名，在中法大学同学那里住了一夜，便匆匆而别了。

二

自从一九五〇年，我成了北京城的居民。

那时候，送煤的骆驼不多了，偶尔在街上还能看到。推着车子串胡同卖豆汁的还不少。冬天的夜里，更有在背后挂着食盒和昏黄的油灯的小贩，在胡同里悠悠地吆喝着：“烧饼，羊杂碎！”

我领略了老舍先生笔下的古都风情。

那时候，我在报社群众来信部工作。进城不久，我们的工作百废待兴，群众来信来访的特别多，每天夜间星期日一整天，都要有人值班。每逢我星期日值班，星期一补休时，一大早，我常常夹了一本书，泡在中山公园古柏下的茶座里。那时的中山公园是如此的安静，你上

午一个人占了一个小藤桌,也没有人来跟你抢座。服务员不时提着壶来给你添水。快到吃中饭时,用不着移动座位,就可以跟服务员要一笼新蒸的小包子,一碗酸辣汤,热热乎乎地吃一顿便饭。饭后,如果你还想喝茶,服务员也不会赶你走,更不会冲你使性子,不搭理你。

这已是多么遥远的事了。

坐在中山公园的茶座里,我有时就想,这里也是鲁迅先生的常游之地。当年公园内的民众图书馆开放,鲁迅先生来视察过,也到来今雨轩参加过各种应酬。快要离开北平时,他还同齐寿山接连好几天在这儿译《小约翰》。五四时代的风云人物周作人、钱玄同、刘半农,还有文学研究会初成立时的郑振铎、许地山、王统照、孙伏园、耿济之等人,不是经常在来今雨轩聚会吗?从那时起,我就想能读到一本现代作家写北京的书。古代记北京的书还看得到,现代写北京的书太少了。

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前,我找到上海《宇宙风》社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一本《北平一顾》。那是《宇宙风》杂志出版的几期“北平特辑”的作品合集。这本书满足了我对旧北京社会的了解,长了不少知识。但是也感到严重的不足,因为编者提倡闲适,所以联系的作者面不广,反映的社会生活也不尽深刻。如果以它来代表三十年代北平社会生活的全面貌,显然是不全面的。

我期待着有一本更完备、更理想的纯文学的写北京

的书，以便从中看到这个举世闻名的古城的命运和历史的足迹。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出现的，因为我从许多作家的专集和期刊杂志上，确实看到有很多作家写过北京。然而，十年过去了，二十年过去了，三十年过去了，我始终也没有再看到有人来做这项工作。

前几年，偶然与范用同志谈及此事，他鼓动我来动手，我深知工程浩大，还是接受了。谁知一开始工作，便感到这是一件颇为费时费力的事，光是寻检资料便得在大海里捞针，复印和抄写亦非易事，结果拖了两年，最近才一鼓作气地完成这一编辑任务。在工作进行中，我已经感受到一种收获的喜悦，精神无比兴奋。我的发现要比原来预想的多。

三

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，我不能不首先给自己划定一个时间的限制，否则就茫无头绪，失去特点。我严格限定从一九一九年始，至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共和国成立时止。除此范围，一律不收。我想尽量保持历史的真实，并追求一种形式的完整。

此外，我严格地限定只收现代作家的作品，目的想为读者提供一份优秀的散文读物，为研究者提供一份丰富的专题史料。所以举凡政治家、历史学家或其他科学

工作者所写的关于北京的文章，虽然写的不坏也不收。我感到有这样一个范围还是对的。

当然，即使是现代作家的作品，我也不是见到了就选。最多的是一个人选四篇。比如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，他们写北京的文章不止四篇，而我选的也未必适当。有的如钱歌川先生写了一本专书《北平夜话》，孙福熙先生也写了一本《北京乎》，我只各选两篇。有的作家也写了北京，但极少特点，文字也一般，我宁可不选。如果从求全的角度来考虑，也许本书入选的作者不只是现在的七十四家，还会增加几位。

四

我在编书的过程中，深深体会到作家的笔是离不开生活的，同时不管作家承认还是不承认，他手中的笔也离不开世界观的支配。都是同时代人，又都写同样的题目，他们落笔点还是难以相同。这是由于他们的生活地位和思想状况所决定的。其实即使是一个作家，由于他前后生活经历的变化和思想上的起伏，他的作品也会有差异。比如周作人，他早期写的《前门遇马队记》，其中有对军阀的谴责，也有一点义愤和自我解剖，但稍后在写《北京的茶食》和《北平的好坏》时，已经态度温和趋于冲淡了。又如林语堂，他写《迷人的北平》，几乎是在

写世外桃源，把北平的人力车夫都描绘成“带着幽默而闲雅的笑脸和宿命观”！这不是他的成见，也是一种戏谑，算是作者的真情流露吧。

老舍先生就不同了。他写北京的风俗，带着对故乡的深沉的爱。说长道短，离不开劳动人民的哀乐，反映了小胡同、大杂院里普通人家的爱憎。您看他写的《兔儿爷》，那是抗战期间，他回忆起故乡中秋节的儿童玩具，可是心里惦记着沦陷区人民生活困苦，谁还买得起兔儿爷。他也没有忘记借题发挥，趁机骂骂汉奸，说什么“暴政要的是傀儡”，想像着“那些粉脸彩衣，插旗打伞的泥人们一定还是一行行地摆在街头，为暴政粉饰北平啊！”这些联想顺理成章，让人信服。后来他又巧妙地把兔儿爷写进长篇《四世同堂》里，同小说主人公们的命运呼应起来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是善于写风俗的作家。

我在编书时的另外一个感受是，“五四”以后，我们的散文创作实在丰富多彩，美不胜收。近年，我们的散文慢慢形成了套式，不外几种规格。可是看看当年写北京的散文，有什么格式？还不是各写各的，自成风格。诗人朱湘写《北海纪游》，实际是借北海公园作背景来阐释他对诗歌创作的主张，远不是我们今天写游记，只写目见的风景。宋春舫写的《北平》，题目似乎不小，写的却是以陆小曼等人为成员的北京美育社的一次演出活

动，不重记事，偏重感想。这样的标题，如此写法，如今我们也不太习惯了。但，当年就有这样的写法，扩大一下眼界也好么。

再如徐志摩的《死城——北京的一晚》，本来收在他的小说集《轮盘》里，可是周作人在编辑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散文卷时，偏偏收入此篇。为了一见当时风气和选家的眼光，我把它也辑入本书。这种小说与散文可离又不可分的现象，在现代文学史上也不限于徐志摩一家，值得我们研究。

书信和日记当然是散文，这里选入了萧红的《北平书简》（标题是编者加的），废名的《北平通信》，郁达夫的《故都日记》，唐弢的《帝城十日》，赵清阁的《骚人日记》等篇。有的当初未必想到要发表，所以既可留下当时北平的风貌，也可见到作家的真情。样式虽同，风格上还是大有差异的。

使我感到意外的是，有几位作家竟然也到过北平，并且写了北平。如果不是编这本书，我不会留下这样的印象。例如姚克、徐訏、叶灵凤、陆蠡等人即是，特别是姚克写的《天桥风景线》等，我看他还是心向底层人民的。还有周而复同志，他由组织上送进日伪占领的北平来治病。他写的这篇《北平西郊一带》，填补了本书的一个空白，因为他写的是我党平西根据地的游击活动，那是战斗在敌人心脏底下的一支人民的武装。

抗战前,黄秋耘同志在北平读书,他曾经到京西门头沟写了反映矿工生活的散文《矿穴》。他在来信中告诉笔者,这是他十八岁时的作品,很幼稚。其实,这正是现代散文史上少见的篇页,真实地反映了矿工们地狱般的生活。当时很少有作家去接触煤矿工人。

几篇写在抗日战争初起,北平沦陷前后的散文,如王西彦的《屈辱的旅程》、曹靖华的《故都在烽烟里》、蹇先艾的《平津道上》、徐盈的《“笼城”落日记》、李辉英的《故都沦陷前后杂记》等,都是充满激情的有血有泪的文字。包括子冈同志写于抗战胜利以后的《愁城记》、《北平岁寒图》,都为苦难和挣扎中的北平留下了真实的历史图影。抛开散文欣赏的角度,也是十分珍贵的史料。

北京,不知居留过多少现代作家,他们也为我们留下一批描绘北京的美文。像本书所收的鲁迅的《长城》,冰心的《到青龙桥去》,曹靖华的《十二月的风》,吴伯箫的《我还没有见过长城》,俞平伯的《陶然亭的雪》,朱自清的《初到清华记》和《回来杂记》等,应该说都是百读不厌的抒情散文,可以列为“五四”以来的散文名篇。

这里入选作品的七十四位作家,和他们的一百二十一篇文章,为一九一九——一九四九这三十年间的北平历史风云作了一点侧面地描画,由于发表时是漫无中心的,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,或者由于编者所见不宽,不曾发现那些作品。但是总要比当年的《北

平一顾》丰富得多了。不仅数量大大超过了它,就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,也大大超过了它。

五

我的编辑工作显然还有不足,很可能挂一漏万,难免有遗珍之憾。但是,我也愿借此说明,如今做这项工作该有多么困难。不客气地说,我是以个人所藏的书刊为主进行选编工作的,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跑图书馆,而且即使去了恐怕亦很难。听说旧报刊一般不让翻阅,让翻阅的还要付款;决定复印的,除了照理应付复印费外,还要另付提供资料费。有的则不准复印。公家图书馆一若如此,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。

遗憾的是陆晶清的作品,只选了一篇《再怀北平》,显然还有一篇初怀之作。可惜作者也曾托人去查,终于不得。姚克的《北平素描》,因为影印本《申报·自由谈》缺了一天,只好漏收一节。若想求全,谈何容易。个别文章一时还找不到发表年月及书刊的原始资料,只好大体测定其年月,按先后顺序排列在书中。如谢冰莹、梁实秋的文章便是。

对于入选作者的情况,我每人加了几十个字的简介。

书名《北京乎》,用了孙福熙当年的书名,确乎可以